

目光所向 步履所往

——从沧州铁狮子到大浪淀游记

木月水 李俊华



沧州铁狮子



季振同旧居



件龙堂八角井

这些村落，大都是在这时期移民形成的。

穿过黄浪渠后，风渐渐大了起来，我们顺风而行，脚步轻快了不少。到达件龙堂西部时，同事跟我介绍说，件龙堂乡有一处古沧州十景之一的景观——八角井。民国二十二年《沧县志》记载：“北魏延兴初年（471年），大连淀水溢，村陷为池，池中有井，砖砌其栏，呈八角形，俗称八角井。”井内围长9.6米，内径4.5米，又称为八角琉璃井。相传曾经有一条恶龙名为件龙，在此地作恶，连降大雨8天8夜，道教天师许旌阳路过此地，将作恶的件龙擒获，镇压在了池中央的八角井中。后来村民为祭祀龙神，建造了五龙祠，五龙祠与八角井连为一体，井北为祠，由井到祠大殿，有一神道通祠堂大门，大门上方挂五龙祠镀金大字匾额，件龙堂由此得名。清道光十七年，沧州知州李槐重修祠

井，亲笔题书“恒海灵宫”，匾挂五龙祠匾上方。曾有当地名儒、清朝秀才张绪堂在此办学，培养出一批优秀学子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件龙堂村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同日寇展开殊死搏斗，创造了击毙日寇驻沧最高指挥官赖川的辉煌战绩，之后日伪军实施报复，纵火烧毁了件龙堂村，五龙祠被毁。

2019年，件龙堂乡政府修建了八角井文化公园。如今，公园内格桑花高低错落，鲜花盛开时层层花海耀眼夺目、姹紫嫣红、美不胜收，成为吸引周边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、休闲娱乐的网红胜地。

四

沿着乡道继续前行，这两年随着雨水增多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不断改善，道路旁的小水沟成了名副其实的



沧州旧城遗址

“飙风奋鬣，星若悬眸，爪排若锯，牙列如钩。既狰狞而蹀躞，乍奔突而淹留。昂首西倾，吸波涛于广淀；掉尾东扫，抗潮汐于蜃楼。”沧州铁狮子，这座沧海古城的文化瑰宝，历经风雨洗礼，静默而庄严地矗立于大运河畔。它是沧州人民不畏艰难、奋发进取的精神图腾，更承载着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。

季春伊始，万木生发。我与几位同事再次启程，以千年铁狮为起点，沿着铁狮目光所向，穿越沧桑的旧州古城墙，依南排河、黄浪渠向西南徒步而行，用脚步丈量这片热土，用心倾听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故事。

一

抵达铁狮子旧城遗址公园时，天际已微微泛白，破晓的曙光逐渐撕破了夜幕。凌晨的一场绵绵春雨，使得原本渐暖的气温又重新裹上了一层清凉。进入公园大门，我们顺着向西延伸的柏油路直行，两侧沉默的行道树长出了嫩绿的叶子，往日里漫天飞舞、令人不胜其烦的杨柳絮，此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泥土的芬芳，沁人心脾。四周一片静谧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还在沉睡之中，只有那个大家伙除外。

虽然已经来过很多次，但每次见到铁狮子，都要被它的威武气势所震撼。这尊铁铸而成的国宝，长6.26米，高5.47米，宽2.98米，是中国现存年代最大、形体最大的铸铁狮子。它身躯高大，面朝南尾朝北，双眼圆睁，昂首挺胸，好似正疾走乍停，又仿佛阔步前进。清朝康熙两代帝王，都曾在“南巡”途中到此地驻足，一览狮王风采。清代文人李之晔作《铁狮赋》，赞美铁狮“巍然而峙，跃然而行，翹然而顾，屹然而停”“非雕非篆，非绘非画，耸瞻昂睨，星流电射”。已故的国家博物馆研究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史树青先生在参观铁狮子后挥笔题词：“沧州铁狮在我国冶铸史上，前与商代，后与北京鼎足而三，其造型生动，如闻吼声，中华崛起之象也。”

铁狮子重约31.5吨，铸造于公元953年，正值后周太祖郭威与“一代英主”周世宗柴荣政权交替。此时的沧州，已是后周北方的边境重镇，佛教文化盛行，大量人口在此聚集，水路与邢台、邯郸等铁矿产地相连通，经济社会文化繁荣发展。这些便利条件，让铁狮子的铸造有了底气。

可即便如此，铸造如此体量的铁像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根据官方记载推算，后周当年全国的生铁产量不超过2500吨，还要用于战争、生产等方面。所以，这尊铁狮的铸成，一定是那个时代的一件大事。

史上关于铸造这尊铁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说法。一是“罚罪说”。明万历三十一年《沧州志》记载：“周世宗北征契丹，驻跸古沧，有罪人善冶，输金铸狮镇城跋罪，高一丈七尺，长一丈六尺。”但铁狮铸成之时，柴荣还在开封任府尹，而北征契丹发生在后周显德六年（954年），时间明显不符。二是“镇海说”。沧州地处九河下梢，又濒临渤海，古代经常发生水患，相传当地人为了治理水患、海啸等自然灾害筹集资金，聘请山东（太行山以东）一位有名的建造师李云铸造了铁狮子以镇水患，故取名“镇海吼”，并且将捐钱者的姓名雕刻在狮身上。三是“坐骑说”。后周太祖郭威在位期间信奉佛教，当时沧州旧城有唐朝时期的古寺开元寺，所铸铁狮子是为开元寺的佛像坐骑。清康熙《沧州新志》《畿辅通志》等史料都有铁狮子位于开元寺的记载。1982年，文物考古部门在铁狮子北8米处，发现了古开元寺的遗址。这些史料与考古发现，证明了铁狮子与佛教文化的密切联系。

沧海桑田，历久多变。历史上的沧州多灾多难，仅民国二十二年《沧县志》，就记载了严重的水旱地震等灾害151次。“沧瀛大水，千里无人烟”“河决沧州，民死万余人”此类文字于史书上屡见不鲜。可以说，沧州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历代先民与天灾人祸的抗争史。所以，我想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修建而成，铁狮子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，都成为人们渴望借助其力量战胜水患、憧憬安定生活的美好念想，都是历代先民战天斗地、艰苦奋斗的客观佐证。

“电目终身射西南，昂头直望月复圆。”驻足在这座历经风雨仍屹立不倒的雕塑面前，注视着岁月在它身上雕刻的痕迹。铁狮子的风骨，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它坚韧的身躯，而是随着风雨的洗礼，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土地，流淌在沧州人民的血脉之中。它代表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一种面对困难与挑战永不言败的态度。“拼搏进取、勇往直前”的铁狮子精神也成为沧州人民独特的性格写照。

二

离开铁狮子旧城遗址公园后，我

行走

行走

们沿着田间小道一路南行。刚跨过南排河不远，眼前出现了一处“关隘”，旧州古城墙到了。

沧县旧城建于西汉时期，因其形似卧牛，城中有铁狮，所以又有卧牛城、狮子城的俗称。如今现存的旧城为宋代城池，城墙东西宽2.1公里，南北长2.67公里，占地面积约4.3平方公里，是华北平原少有的依势而建、不规则形状的古城遗址之一。

旧城历史悠久。西汉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，西汉王朝设置渤海郡，此地为郡治。《水经注》解释说，因城在浮水北侧，山南水北为阳，所以称为浮阳。北魏熙平二年（517年），设立沧州，州治饶安（今盐山县旧县村），这是“沧州”之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。隋开皇十八年（598年），古浮水逐渐衰落，浮阳城东被水所淹，地势塌陷，形成一个清澈的深池，浮阳由此改称清池。唐武德元年（618年），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灭隋朝，建立大唐，同时将沧州的州治设置在清池。后晋天福三年（938年），石敬瑭把包括瀛州、莫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，沧州旧城成为北方重要的军事重地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地位逐渐显露。元灭宋以后，重新疏通了京杭大运河，此后，沧州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了运河沿岸。

明建文元年，“靖难之役”爆发，沧州旧城作为军事重镇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清康熙《沧州新志》记载：“渤海郡城，一名卧牛城，一名狮子城。在今州治东南四十里，即古渤海治所。唐贞观中，增筑。宋熙宁初，重修。明永乐初，屠城，徙今州治。”明建文二年（1400年），朱棣佯装征伐辽东，同时派大将张玉率军在天津隐蔽南下，奔袭沧州。沧州守将徐凯猝不及防，仓促应战，守城军民合力抗争，战斗十分惨烈。然而，由于寡不敌众，沧州城最终被攻破，守城三千投降军卒，都被燕军活埋在“万人坑”。整个“靖难之役”，燕军屠杀沧州军民共计6万余人，古城遭到彻底毁灭。

如今的古城墙，日月侵蚀，风华不再。曾经的箭楼、瓮城也只剩下了模糊的痕迹。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小径缓缓前行，城墙之上，荆棘与酸枣树丛生，宛如古城昔日的卫兵，手持兵器静静守护着这片历史的遗迹。站在南城门之上，视线越过那片酸枣树，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。刹那间，我们似乎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金戈铁马、英雄辈出的年代。仿佛就在那天，这座城门还是千军万马出征的起点。士兵们身着戎装，整齐列队，他们目光坚定，高举战旗，带着保家卫国的决心，由此奔赴前线。千年之后，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那份为国捐躯的英勇与热血依旧让人动容。

三

离开旧州古城墙，我们稍作休息，简单吃过早餐后，便像鱼儿回归大海一般，顺着乡间小径一头扎进了田野之中。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，道路两旁的麦田显得愈发翠绿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远处，一台台“磕头机”正在辛勤工作。这些“磕头机”，学名叫游梁式抽油机，是此地最为常见的采油设备，它们像勤劳的工人，不断地从大地深处抽取着黑色的金子。沧州东部的石油资源储量十分丰富。1971年，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到此勘察，同年分别在黄骅盐三木和沧县王官屯打出了工业油气高产井“羊1井”和“官1井”。随后在黄骅东部、沧县南部、南皮东北部发现了大规模高产油气田。历经半个世纪的不懈探索与开发，大港油田陆续将6大采油厂中的4个建设在沧东地区，油气探明储量超过5亿吨。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，是千万年地质变化的瑰宝，也为这方土地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继续南行，不多时我们就来到了第二条河流——黄浪渠。黄浪渠首起沧县肖家楼村南大运河右岸，是沧县、黄骅南部行洪灌溉使用的排水河道。黄浪渠与南排河宛如铁狮脚下的两条丝带一般，并排流淌近百公里后，终于水合一处，汇入渤海湾。而接下来我们行程中遇到的村庄，就是镶嵌在两条丝带上面的一串绚丽璀璨的宝石。

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，明成祖朱棣为填补渤海地区战乱后的空旷，曾先后3次下诏迁山西洪洞县，北直隶永平府滦州、江苏南京、安徽凤阳、山东即墨以及浙江、陕西、兰州等地数十万人充实京畿地区。从何官屯到土塔、王官屯，我们一路穿越的

灌溉渠，渠里的水清澈见底，时不时还有小鱼冒头张望，让原本单调的田野增添了几分灵动。穿过车声络绎不绝的京沪高速高架桥，我们沿着村间小道向西直行，田野间一个高大的风力发电机正在忙着将春风转化为“绿电”，听着风叶发出如战斗机破空而过的呼啸声，我们进入了刘家庙乡地界。

刘家庙乡政府的驻地原名青龙镇，因当时村南大浪淀堤坝弯曲如龙、并长有青苔而得名。清朝初年有个名叫刘管城的总旗携族人来此定居，加上该村原有一座佛各庙，后又增修一座奶奶庙，因此更名为刘家庙村。刘家庙人民具有追求进步勇纾国难的光荣革命传统。在近现代史上，涌现出兰竹坡、兰不炜、许梦雄、朱佩兰、许明等一批仁人志士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几乎村村都有为国捐躯的烈士，这是一片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。

我们边聊边走，不一会，一片连绵的村庄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刘浩屯、东王辛庄和黑徐3个村子规模都不大，却紧紧地靠在一起，像一群亲密无间的兄弟，不分你我。

刘浩屯村旧时叫柳浩屯，相传该村有位神医名叫柳浩，平日济世救人，医术高超，但凡村民需要，总是随叫随到，因此深受村民敬重。柳浩去世后，村民为纪念他，将村名改为柳浩屯。到了光绪年间，柳浩屯又逐渐改称为刘浩屯。至今村民仍有每年农历四月初四祭奠上香供奉柳浩的习俗。

就这么个偏僻小村，却住着名门之后。清朝大将军羹尧的族人，就居住在刘浩屯村。相传年羹尧被杀后，雍正皇帝念及旧情，没有惩罚其父兄，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率领族人迁出北京来此定居。至今年氏后人还珍藏着皇家画师郎世宁所画的年羹尧文官画像。

黑徐家村据传是明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，徐白、徐黑两兄弟迁来此处定居。一开始叫白徐家村，后来遭遇匪患，村庄被毁。徐黑在原村址东边不远处重新建村，改村名为黑徐家村。这里也是许明的故乡。许明原名朱玉筠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0年随周恩来赴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先后被派往西南和东北，发动群众支援前线，为全国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先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。

走过“三兄弟”，又遇“亲哥俩”，大袁、小袁原本是一家。相传明朝万历年间，肖官屯一个姓袁的地主在此处置地，雇佣佃户生产劳作，逐渐形成了村落，村名叫袁家庄。后来村子繁衍壮大，逐渐分成了两部分，较大的就是今天的大袁庄，小的改称小袁庄。

五

时近中午，我们的行程也接近尾声。在树荫下停步喝水时，几只顽皮的野狗突然从草丛中掠过，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轻盈。其中一只胆大的还停下脚步，好奇地歪着头打量我们，似乎是在努力理解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意思。

与这些田野间的“主人”告别后，我们再次跨过黄浪渠，向着今天徒步的终点——张官屯乡狼儿口村前进。

张官屯乡是著名的武术之乡。这里武风炽盛、名村林立、名家辈出。大马庄徐姓为武术世家，徐德麟为清道光年间武状元。舍女寺村是沧县唐拳的重要传承地，出现了李玉屏、李树南

等在民国武术史上有影响的武术名家。狼儿口季氏，明清两代文举武举四十余人，文武进士十人。季氏八极拳创始人季云龙名闻燕南，其传人至今活跃在全国各地。流风所及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张官屯乡各村把式房、拳社林立，村民习武之风持续不衰。

来到狼儿口村，我们径直向一处民居走去。这栋古朴的民房，就是宁都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季振同烈士的故居，他在这里出生、成长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1931年12月14日，季振同与赵博生、董振堂、黄中岳等人，在江西共同发动了震撼历史的宁都起义。他率领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1.7万余名官兵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红军的行列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起义成功后，部队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，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的总指挥。1932年1月，季振同在周恩来和朱德的介绍下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领导下，红五军团开赴前线，先后参加了赣州、龙岩、漳州、水口等重要战役，表现出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，作为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功勋卓著，屡建奇功。1934年10月，季振同牺牲于江西瑞金，年仅33岁。季振同烈士的塑像鲜花簇拥，我们同自发前来参观的人一道，向烈士鞠躬表达敬意。

季振同烈士故居身后不远处，一条长长的堤坝在树木掩映下时隐时现。狼儿口村紧靠大浪淀水库，与南皮相接，根据明嘉靖《河间府志》和民国二十二年《沧县志》记载，该村建于宋朝，原名慈乡，旧时村西筑有一条南北防水大堤，界沧县南皮两地。古时大浪淀的水量非常大，经常泛滥成灾，溢水时，堤身为患甚大。堤东西两地居民争执不决。元泰定元年（1324年）经两县公议，掘堤中段泄水，立碑以杜争端。开掘处冲成20余丈狼口，因此村名改称狼儿口村。

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狼儿口村周边多次发生洪涝灾害，洪水的排沥问题，成为南皮、沧县南北抗洪的关口。根据清乾隆八年《沧州志》记载：“至元五年（1339年）秋八月大雨时，兴河决口，八里塘之湾为口子者三，湍悍喷激，如万马奔突，长驱而前，南皮洼地之境，东西二十余里，南北三十余里，潏者而泽，汇而渊。”此次洪水来势汹汹，使大片田园变为鱼池。为了使洪水尽快排出，经两县协商议定，在大浪淀北堤东方向开挖了一条排洪河渠。为纪念这项水利工程，人们在河渠的开口之地立碑标示，并把这条河称为石碑河。明朝诗人赵叔纪在诗中称赞道：“古来漳河若横流，南皮直泻来沧州。沧州筑堤障其下，南皮民命随鱼流。中有志士伸敌手，鼓义兴工破堤口。约束狂流地中行，两岸从此乐农田。”

1995年，为确保大浪淀水库工程顺利建设，狼儿口村舍小家、顾大家，毅然将占全村耕地的一半，约6300亩土地用于水库建设。在狼儿口村以及周边各村无私奉献下，大浪淀水库工程顺利建成使用，结束了沧州市区长期饮用高氟水的历史。水利部原副部长李伯宁称赞大浪淀工程建设“创造了平原水库施工史上的奇迹”。

正午时分，阳光如金辉洒落，我们的旅程也即将画上句号。一路走来，从旧州古城墙的沧桑，到南排河、黄浪渠的静静流淌，再到作龙堂、刘家庙、张官屯的历史与传说、抗争与奉献，这些古迹与故事如同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，在我心中缓缓展开。每一步的行走，都是对过去辉煌岁月的一次深情致敬，对未来无限可能的一次美好憧憬。

站在狼儿口村南的大浪淀堤前，遥望那片碧波荡漾的水面，我似乎理解了这尊巨兽头向东南的深意。那冷峻而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，无声地传达着它所承载的宿命与责任，也为我指明了下一次旅程的方向。